



【原乡切片】

水声那么小

□巩本勇

马踏湖的春天是从桥洞底下醒来的。

湾口道那座紧挨着芦苇荡的石拱桥，老得生出青苔。我总爱趴在桥栏上数波纹，那些被桥洞揉皱的银线，一荡一荡地往芦苇地里去。水声那么小，像谁家媳妇纳鞋底时针尖穿过粗布的窸窣。

一位大爷撑着船缓缓过来，每当竹篙点到桥墩的时候，他总要“嘿”地吆喝一声。船头压着半篓活虾，青灰色的虾须探出篾缝，沾上了晨雾，便软软地垂了下来。大爷瞧见我，笑着问：“你又来听水唱歌啦？”船尾拖出的水痕里，几尾鲫鱼翻着银白的肚子追逐着光斑，有趣极了。

此时的芦苇地，还蒙着一层淡青色。去年的枯秆还没来得及倒伏，新芽却已从根茬处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。蹲下身仔细看，那些嫩尖就像蘸了绿墨水的笔锋，在微风中书写着旁人读不懂的信。偶尔，会有早来的白鹭在浅滩上踱步，它那铁青的长腿搅碎了水面，把云影剪成了细碎的棉絮。

鱼塘隐在枯黄的芦苇之中，塘主正在撒第二遍食。饲料落水的声响，惊醒了水蜘蛛，它的细腿慌慌张张地划出一圈圈同心圆。塘底沉着去年冬天埋下的藕种，想必这会儿已经冒出羊角似的尖芽了吧。塘主的胶靴陷在淤泥里，拔出来时带着一股陈年的腥气，可塘主却笑着说，这是“湖的体香”。

晌午时分，水面仿佛睡熟了一般。桥洞下的波纹平展得如同绸子，倒映着飞过的菜粉蝶。放学的孩子们把书包挂在柳树上，光着脚丫去试探水温。脚丫子刚一沾到水面，许多麦穗鱼便忽地散开，不一会儿又聚回来啄他们的脚趾。孩子们的笑声惊起了苇丛里的野鸪丁，扑棱棱地飞过头顶，抖落了不少绒毛。

收废品的小喇叭声从远处悠悠飘来。一个穿红衣的小姑娘手里的糖粒不小心落进水里化开了，立刻招来一簇好奇的鳊鲢鱼。它们的鳞片在午后的光线里变幻着颜色，忽青忽紫，就像谁打翻了颜料盘。

日头渐渐偏西，撑船的那位大爷又出现在桥洞下。这次，船里坐着一个穿校服的少年，膝盖上摊着一本英语课本。少年的读音仿佛带着水汽，大爷的和声里则混着竹篙划水的声音。暮色慢慢漫上来，他们的倒影被水流拉长，英语单词和篙声都仿佛浸成了深蓝色。

天黑下来的时候，萤火虫正从芦苇根处钻出来。这些提着灯笼的小神仙，有的停在补渔网的竹架上，有的歇在晾晒的荷叶边。蛙鸣从东南角的藕田传来，起初是怯生生的两声，转眼间就响成了一片。塘主说这是“雨喊子”，果不其然，星星还没上齐，雨点就追着打在水面上了。

我躲在桥洞里看雨脚踩水。千万个透明的蹄印在塘面奔跑，吓得鱼群往深处躲。眼前忽然亮起手电筒的光柱，一个穿胶鞋的妇人小跑着来收晾晒的鱼虾。在细密的雨帘中，她弯腰扯塑料布的身影像皮影戏里的剪花娘子。

雨停之后，月亮悠悠浮了上来，湿漉漉的，像个刚腌好的咸蛋黄。鱼塘泛起细密的气泡，那是塘底的生灵在吐纳月光。塘主拿着手电筒巡塘，灯光扫过之处，水面浮起一层银鳞——原来是睡莲的叶子背面沾满了雨珠。

夜深人静之际，水声换了一种调子。暗流在石桥墩上撞出回响，芦苇根吮吸着春水的动静，还有鱼嘴探出水面换气的轻响。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反而比白日子里更显寂静。恍惚间，仿佛听见那个刻桥墩的匠人也在侧耳倾听，他留下的凿痕里，不知是否藏住了半缕水声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大爷的小船惊飞了一群鸕鶿，它们掠过水面时，翅尖在水皮上犁出两道晶亮的沟。我忽然发现，桥墩的刻痕里不知何时冒出了嫩绿的水草，正伸着蜷曲的脖颈饮着晨露。

小船划出的尾波悠悠荡荡抵达岸边，轻轻推醒了静静夜泊的鱼鹰船，这动静惊得船头的鱼鹰“呼啦啦”地扑棱起翅膀。这黑羽的“渔夫”抖落几片羽毛，低头理了理颈上的草环，又缩成斗笠下的灰影子。

太阳爬到柳梢头时，鱼塘泛起了金边。塘主的儿子开着三轮车来送饲料，车斗里坐着穿背带裤的小丫头。她扬手撒了把鱼食，水面立刻绽开无数朵透明的花。“快看！”小姑娘指着跳出水面的红鲤，兴奋地喊道，“鱼在画彩虹！”

我忽然明白，湖区人为什么总说水会唱歌。这满湖的晨光、雨痕、月影，都是它轻轻哼着的调子。水声那么小，小得像芦芽顶开腐叶的脆响，小得像蝌蚪蛻去尾巴的颤动，可当你把耳朵贴在老桥墩上，就能听见春天正在水纹里发芽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，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
【局域网】

养花人

□周东升

居住的小区东南角，有一家规模不大的花市，印象中，这家花市存在有小有二十年了。花市的主人，从中年干到老年，如今已近七旬。老人个子不高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整日不多言不多语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

闲来无事，我常到花市逛逛。日子久了，便与老人熟识起来。起初，我喊他“老哥”，他说：“我就是个卖花的，没必要称兄道弟，叫‘老头’就行！”

老头胡须天天刮得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，板寸头更是显得精神干练，甚至一年四季的衣服，都穿得合时应景，板板正正。

老头穿戴精致，对于侍弄的花草，更是转着圈地打量，手持一把剪枝钳，不时地修修剪剪，精益求精，极力提升品质品位。他养的兰草，清秀、疏朗、幽香。正所谓花如其人，几盆兰草，被他呵护得叶片劲挺，鲜亮碧绿，一尘不染。数九寒冬，花苞绽放，清香四溢。而那十几株松柏盆景，更是被他蟠扎得虬枝盘旋，苍劲古拙。舍利枝干时隐时现，大小马眼错落有致；既收放有度，又过渡自然。临水式、悬崖式、文人式、丛林式……姿态灵动，年功尽显。

前年春节，我曾从老头那儿购得一盆含苞待放的仙客来。不几日，花蕾膨大，蠢蠢欲绽，颇有几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羞；又几日，花剑簇拥而出，灿然绽放。然浅蓝色的花瓣并不昂首向天，炫其妖艳，只是藏其内秀，呈羞涩妩媚之姿，为节日平添了清新气氛。

老头很是内行。他说，养好花，盆土很关键。他将园土、河沙和腐殖质各三分之一的比例进行调配。河沙不积水，防止

【共享记忆】

□刘志坚

柞蚕远没有桑蚕“命好”。桑蚕待在蚕房里，等着农人采桑投喂，过着饭来张口的日子。而柞蚕一“出生”，就被放养在大山里自食其力。当然，要活好，还需放蚕人的悉心照料。

那年暮春，山风和煦。祖父扛着一捆细竹竿，上山放柞蚕。我跟在身后，抱着纱布蒙口的玻璃瓶，里面是刚从蚕种站领来的蚁蚕。

“爷，蚕宝宝啥时候放出来？”祖父看看天：“今天日头好，温度湿度都合适，一会儿见青就放。”到了山里，祖父选了向阳坡上的一片柞树林，新叶有铜钱大，嫩得能掐出水来。他折来叶片繁盛的细枝，横搭在竹竿架成的“蚕床”上，随后掏出小毛刷，小心翼翼地吧瓶中的蚁蚕扫到叶面上。蚁蚕小得像蚂蚁，一触到叶子，就急慌慌地往背面钻。

“它们咋知道往背阴面儿爬？”我十分好奇。“蚕不晒背，才能活命。这是生来的本领。”祖父边扫边说。我轻轻翻看柞叶背面，已被蚁蚕啃出了小洞眼。“你看它们吃得多么欢实，只要照料好，准能结大茧子。”祖父说着，开始往树上绑扎细枝。我不解地问：“咋一棵树上只绑一根儿，多绑几根不是更省事儿？”“你以为一棵树蚕们能吃到结茧子？也太小看它们的胃口了。再说，幼蚕吃嫩叶，老蚕啃老梢，难伺候着呢！放蚕可不是个轻快活儿，蚕上了山，人就得守着，遭罪还在后头呢……”

自此，祖父在山中搭起了窝棚，牵了狗，还拿来赶车的鞭子。狗来回跑动，加上甩响鞭，可以驱赶鸟雀、爬虫等柞蚕的天敌，却防不住举着长长“大刀”的螳螂，它们会飞上树，轻松“锯开”柞蚕的身体

盆土板结；园土富含氮磷钾及锌、硼、镁、钼等各种微量元素，确保了营养成分的需求；腐殖质呈酸性，疏松透气，利于根系的呼吸。

“浇水三年功”，老头告诉我，养花，浇水绝对是一个技术活。“不干不浇，浇则浇透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许多人养花之初，总怕花卉旱死了，转来转去，时不时就浇上一杯子水。其实这是大忌，后果就是“十棵弱苗九棵涝”，“干不白皮，湿不成泥”才是最佳状态。“早出花果涝害苗，水壮枝密长贼条”，适当的早和适当的涝，才有利于枝条粗壮，献蕾开花。

说到施肥，他将厨余、果皮、蛋壳、大豆等装进一口大瓮中，加满水，密封口，置于太阳光下暴晒发酵。四十多天后，再添适量的硫酸亚铁，就成了最好的有机肥。每次浇水时，按一定的比例加以混配，既确保了营养全面，还降低了肥害。

有一年九月，正是菊花飘香的时节，老头指着他养的一盆墨菊对我说，“菊不盈尺”，菊花茎秆太高，很不耐看，三十厘米左右恰好；太高，说明花匠功力不到，养废了。花头以奇数为佳，且有花苞、半开、全开之姿，可供久赏。

他说：“人养花，花养人，性子使然；人养花要懂取舍，花养人才得精神。欲速则不达，慢工出细活，不要指望一日之功。既需要专心、细心、耐心，还要多少懂得点审美！”这使我想起古人所云：“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；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。”的确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通过持之以恒的付出才获得的。不难看出，老头是将侍弄花草当成了事业来做。

（本文作者供职于中共宁阳县委党史研究中心）

放蚕记

大嚼。于是，我自告奋勇承担起捉螳螂的“重担”……

在放蚕过程中，最让人操心的是“窜枝”。小蚕吃完一块地方的叶子后，必须及时转移到新枝上，不然饿急了就会往地下掉。这就需要放蚕人频繁巡山，一旦发现落地的蚕，用专门的蚕筷或鹅毛，小心翼翼地夹起来，轻柔地放到枝繁叶茂处……

柞蚕快蛻皮时，食量变得惊人，且偏爱叶片肥厚的老梢。祖父便搭起梯子，把它们转移到高处，蚕儿拼命啃食，沙沙的声响能传出老远。某天，我发现几只蚕僵僵地昂着头，一动不动，急得直拽爷爷的袖子。他笑着安抚：“别怕，这是要蛻皮了。”果然，蚕陆续开始蛻皮：先是脑袋从旧皮里钻出，接着身子一拱一拱地往外挣，最后猛地一抽，将旧皮甩在身后……刚蛻皮的蚕浑身湿漉漉的，需要晾上大半个时辰才能活动。

蛻皮期间的蚕十分脆弱，容易受到外界影响。祖父说有一年雨水多，不少蚕感染了真菌，新皮皱缩，长成了歪歪扭扭的“僵蚕”。因此，祖父总要守到半夜，马灯的火苗在风中明明灭灭，映着他忙碌的身影。蛻皮后的蚕身长大了一圈，颜色也从青白变为深绿，背上的气门如同镶了一圈金边。此时的它们不挑食，老嫩叶子照单通吃。

“麦熟一晌，蚕老一时”，一个月后，柞树林渐渐安静下来。柞蚕们趴在枝叶间，摇头晃脑地吐丝，先拉几根“引线”固定身子，再慢慢织成黄褐色的椭圆形茧子，宛如一串串铃铛，在微风中轻摇。

采收那天，祖父摩挲着收获的蚕茧，眼角眉梢都是笑意。我忽然明白，祖父放的不只是柞蚕，守的也不只是蚕山，更是农人心中的希望。